



鐔津文集

六十七

和16
841
4



鐔津文集卷第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

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
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
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
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
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
雲霓也紂爲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
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襄而兵
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
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

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
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爲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
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
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
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
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
爲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
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

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

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困，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此或作擅字，依荀子文也。禪契與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

有誰與讓矣。楊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爲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爲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爲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修信也。

而霸孰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爲權而私者爲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抵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者字惡其詐且不誠也。

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善霸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
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
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
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
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
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我其舍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
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
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

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
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
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
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淳
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
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
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
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

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爲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

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來其資吝其貞凶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用或作則或無固字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又言也。而
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
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
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貴人道。故
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
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
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
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達德也。德也
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忘或司字是故
文武皆得。則其政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

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
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
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
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
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
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未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爲。文
如不正。何必質爲。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
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
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
人其度哉。以入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夫

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
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
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
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
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
其厚薄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
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
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

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
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
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
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
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
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
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
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一手
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
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

金海文集卷六
八
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
之賢人也窮於幽闇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眾子也
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
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
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
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
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
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
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
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

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
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僞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
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
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
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
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

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爲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爲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辯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又矣哉！信其所

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僞僞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爲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

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
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脫地各二字草舞，銅山始
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
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
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
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及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
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為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
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

之福，聖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
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
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
者，不為樂也。有欲之者，非為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
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
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
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
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
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
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矣。為聖賢邪？視高

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歧意而圖其富貴是
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
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修
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
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爲福基可以
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
謙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貴而有道君
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
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
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
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向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
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
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
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
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
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
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
遠也其爲可見而其所以爲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

由者輕天下而遜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
 義博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為
 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苟也可為則為之也不可為則
 不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
 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
 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
 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
 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
 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
 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山

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
 之隱不卑論以濟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
 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
 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
 邈盧鴻一處不汗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
 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
 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
 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

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入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

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遇閑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爲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遇閑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

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
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筆快及鄙
負其所使也。網則墮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
不能也。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
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
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
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
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

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
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下而上
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嘗為季氏宰。為
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
矧以已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
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

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
 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
 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
 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
 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
 其盜跖饕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
 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
 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
 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
 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

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
 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
 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
 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
 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
 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
 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
 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

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克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癘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干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髻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憊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

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日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器器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為之不亦為伊尹媿乎

儒家者流其道尚備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

豈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揚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揚子為劇秦美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恠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譜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

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全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

盡也善為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與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鍾津文集卷第六

校訛

三紙十七行

本當作法

四紙十二行

善罰當

十九行

傳會

當作傳會

六紙十九行

忘當懸

十六紙十七行

千當作于

音釋

矧

音晒

讒

音慙

悛

音詮

髻

音迢

髻

音朶

懣

音雙

斐

音衛

音釋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溧水芮一驥刻

萬曆丙午孟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

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皇之極。此君子所以
以進入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
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
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
不以中正修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
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
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
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誠，中正則其所作
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
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

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
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
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曷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
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
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
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
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
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二字是地道

之分也。人數極雖天地或無地字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日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喻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眾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

入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乎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

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歛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蓋張其勢不以

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爲刑正而爲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爲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爲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

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遠取以

爲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馱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

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大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辨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楊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踈矣。誠

疎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
佐，非爲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
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克之言，立異也。
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爲原鬼
讀墨，何爲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別其繁，則至矣。
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有
所疑也。疑有作發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
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
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上文字郭泰黃憲之
爲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爲

入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袁奉高之遁世也，不
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
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
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
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
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足以有別也。孟
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譏

爲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爲
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

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姑以箕箒而詬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給。仁義詘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

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爲子。

文王之爲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一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

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爲。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心也。范甯折中於聖人。賈春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楊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

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政字爲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爲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爲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蒙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

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爲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克已而爲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爲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已而爲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爲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

也不厭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薦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回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暮極富貴。

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爲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酒慷慨。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牾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
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
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
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
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
師諸侯。子思師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
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
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
教爲其本也。教者道爲其主也。道者師爲其端也。正
其端所以爲道也。正其主所以爲教也。正其本所以

爲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
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爲
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
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
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
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
不克其身。不患勢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已。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爲耶？應曰：無爲也。吾治其其或心耳。曰：治心何爲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爲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卽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滯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

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恠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爲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雜著 六篇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

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爲君臣者有禮，爲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其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况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

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修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洎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修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惠之邊鄙。今朝廷當行
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
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
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
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
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
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
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

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
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
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
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
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
列國羸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
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
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
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
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

本仁義禮信。肅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譁然不辨。

本或從辯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其疆赤地千里，稼穡槁矣。農夫忙忙無所奈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殍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拯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語子竊與之。吾嘗聞諸長

者：當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時至，水旱不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

復爲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僭恒陽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修。國事修則其氣

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不修。國事不修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爲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

用禱邪問者躡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從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之和者也又曰
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
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
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
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為
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

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
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
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
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
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
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惡人之朝恥與惡
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為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
受也以其終為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為爾
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

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
修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
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
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
也者，是不與人爲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
人無禮，孰爲恭乎？不與人爲善，孰爲容乎？以君子之
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
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
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
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
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眦睚恣作，頑懦
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
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
夷柳下惠爲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
其不以義而爲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
詞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
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
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
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

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隋大業間劉文靜坐

與李密連姻。繫獄。太宗入視。乃謂曰。諫班師於霍邑。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圖大事也。

號哭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義師。西圖中以拒義師。會父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謀害太宗事泄。

宗欲須入咸陽。高祖不納。號泣聲聞帳中。誅建成元。

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太宗將尉遲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門。

誅於臨。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朝殿前。

登極。初可汗寇涇州。總兵百萬至渭水。便橋。太宗獨

上以輕驪軍容。可汗見懼而講和。故刑白馬盟於便

橋。上拒德彝之譖。何沮天下之佞人也。正觀初。秦封德彝對曰。陛下以聖武戡亂。玄極奏樂象德。定文

容以為比。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

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突厥昏亂。以其無罪於

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正觀初。突厥諸部叛。討之。而兵

滅之。邪從部落盡叛。六畜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

而後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羣臣曰。赦有

擒取。再赦。奸人暗啞。故朕不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太

初。奏新樂。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聖人緣物設教。以為

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為。王樹後庭。齊之。亡為。伴侶

行路。聞之。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樂之感。人心歡

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若
心所感聞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
伴伯其音具在今公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經也
奏之公則不悲耳初藉田方田給侍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
侯於東郊晉武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
緣人情亦何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朕今見少陽罷
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儀也亦何不於古禮者哉罷
營閣之議何惜民力也以居臣上曰朕德慚漢文豈可
過勞民力幾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閉戶行
竟不許不賚糧何天下之廉讓也正觀四年冬斷刑四十九
人幾致刑厝嶺外之戶不
閉行旅不賚糧也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無欺負也
言何與人為善也正觀七年冬魏徵囚死者二百九十八人命
明年秋來就刑至是畢集而詔以原之自古稱禹湯文
武所以為禹湯文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
下也如後世以仁義而為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
唐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歸皆
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者謂太宗大
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
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
輩不能贊成之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太宗文中
子曰如有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太宗
之作真王者也而不偶文中子可歎也哉

用我者吾則抱則卜年卜世何趨乎三百一十六也
周禮以從之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或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

亂則彙倫萬事數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誠之道易其備矣方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例精而且至大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爲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或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

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處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已見。各為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

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為之上下篇。而以禘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揚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鐔津文集卷第七

校訛

七紙一行

奉北誤作大
依舊本改正

二十紙二行

陣當
作陳六行

縱七行

乃當

二十一紙十行

但當

二十二紙四行

列當
作例

音釋

喻

音吸

售

音授

訕

音屈

斲

音漸

泣

音利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第七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江寧劉仕啟刻

萬曆丙午孟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子集歸學音釋其是而曰矣必聖人而後是也
雖其徒故之士才論而以野夫十處可乎
佳而過之之言也斯之十覽不亦平吾書隨文而

